



竹林王露卷之十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啓運宮望祭殿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倣擾倉忙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賫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槃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

西洛悵遐祖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
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蒞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
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
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
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
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
脩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報散騎且
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
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
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
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邊蹋雪來杏花
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
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
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
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爲元祐起
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
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
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鶚牘驚動袞龍

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
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
清過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深侯
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璠虞允文史彌遠凡
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又云予髮田疇薄言歸沐蓋
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爲容飾也其法之嫻防微至於如

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父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
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
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
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
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爲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
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
峴山之上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
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

此

戒更革

趙韓王爲相置二大甕於座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于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朝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

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瑄之

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纁，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爲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臬、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時者姦

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爲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檜勢正，炎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

此世以爲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爲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此論甚當後世有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艸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

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臣衣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興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

殺人亦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
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殺核對答

楊東山嘗爲余曰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有
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
鬘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
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
頭新婦臂龜脚老漣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某嘗
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
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渠問某鄉里何所產
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楊東山言某初筮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卿丞
相元鎮子也初叅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
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
庭趨一揖上階稟敘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
稟以欲就某日答曰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
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
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
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

弟初出仕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
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
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
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
稱爲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
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
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
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
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克於禁
嚮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
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
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
伏誅前後請給賜資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
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婦
富貴終身矣

嚮南祠廟

荆公行新法嚮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嚮之官既得
錢聽民爲賈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道知南京

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前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挿酒旗遊人那解薦江離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趁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蘄黃二守

嘉定辛卯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_楫援蘄黃_楫遷延不進

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爲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爲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爲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鑒矣

○儉約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
日用不過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
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
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
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无垢云余
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
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
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
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矣

甚長乂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
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
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
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踈余
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
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
省嗇淡薄有乂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
志若䟽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
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
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斷決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諂主愚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冰不冰燕王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王亦大悅下諂上愚可發一笑

針熨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行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倣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爲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關三三徑頃則能開

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艸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訣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脩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潁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

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
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途回直到荒林
意盛哉籬菊苞時披宿霧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綉口垂
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
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
有本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為秘閣校勘吾黨
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
秦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授筭日少
似轅生對策時怨鶴驚上休辭舊隱鞭鸞答鳳總新知早陳
經國平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

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端年九十乃終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其
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
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躡風
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

篋於寢宮以此示後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可看韻書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其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

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鳴鴉小苾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

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爲商也決矣且湯既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爲字如景周景頰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爲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

其非乃改爲希元云

始皇袁紹

始皇爲楚所敗尚能謝王前乃袁紹爲魏所敗乃至殺田豐
欲不亡得乎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
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又旅也百年
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
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大人

古人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
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
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爲大人昌
黎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
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
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
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池鷗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舍生題
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

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醞藉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

鶴林玉露卷之十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兄弟偈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此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又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

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秉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
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
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
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烏石題名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
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
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踈文墨幾點
燕支澹綠苔

臨事之智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
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
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
行衆不敢譴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
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間疾留禁中累日不出
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
文定取案上墨筆攬水中畫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
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諍語共折
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
改造更有一亭可畫折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

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通變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糸卓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用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以空腹柰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攜行蘿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兼庾節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馬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以爲

有體而無用乃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
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
五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爲妙棋以不着爲高

子家羈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
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
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
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

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中興賦聯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
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翰之士泰山
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
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脩吟誦
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
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賢奩甚
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卽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
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異賦一聯云

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湏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
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
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晏先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嶺南行有
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
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
者忽來爲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
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
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爲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

破械縱去爲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
歸貲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
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
唐虞儒者事膏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
沽解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
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杜陵
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
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

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師子驄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爲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槓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無思無爲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蓋以爲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頲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謂之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云貴真

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爲日星滂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頽濱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

養雞養虎

內繕已性當如紀渚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土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此脩身俟死之真心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從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人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爲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

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弒之辱也司空圖初爲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燦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爲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疊字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
撼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

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州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窓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邁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閭閭樹墻垣巘巘架庫廡參參削劔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闐闐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韓璜廉按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俱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好歡湏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踉蹌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

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棖也欲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伯夷太公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

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爲世間辦一大事可謂
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
必退而爲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
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
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
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
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
矛盾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擒虎尋龍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

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鷺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
可謂鷺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鷺鴨諫議當
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
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
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自警詩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
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
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
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

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
啣雪啖糞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
生子而况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
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
曰項王有吞獄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
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
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
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
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媢自若羽翼已成則歔歔不止乃知
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

險信哉

虞賓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知愛
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
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
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
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
尚得爲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
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
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爲異哉故其書

曰典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
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
歸之曲也曾未有攷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
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遯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為
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澹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
之勝不若終峻吳華之亟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
逾邁故憂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克
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帙

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
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
宣不依曹黃二素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
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
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為荆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
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隗膏中萬卷橫樓上已推千古
恨晚潮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朱温母兄

朱温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温為節度使其母
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温舉觴為壽啓曰朱

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
毋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
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
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
迸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
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
赤其族矣何以博爲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溫之父賢
毋又賢兄又賢獨溫凶德耳荀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
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
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
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鵠化爲老翁似白鳧也他
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
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
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藁
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爲一編名達
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

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
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
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下和之識王
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
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爲王荆公者幾希荆公常
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
流俗所毀耳嗚呼邇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荆公
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
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爲大臣矣

好人好事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好事
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
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盜賊脫身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髡
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
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
挺爲盜推荆南茶駟賴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
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釁將欲何爲群兇不聽以刃
劫脅之躡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類已者一人曰

劉四以煎油糍爲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親提
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東
兵退既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
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
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
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僞爲也

晚學

高適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爲歐公
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
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

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付與天地

荆公詩云豈無它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
喜誦之

御札三
卷十二

五



